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四十六至四十八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錄貢生臣李杜華

謄錄貢生臣王遇身

前漢書卷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河内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劉攽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

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曰馴順也音巡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豫朝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馬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

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敕之貌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與誾誾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以謹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竇太后太后以為

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内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内史非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休沐也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云牏行清也孟康曰厠行清牏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牏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晋說是矣洒音先禮反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

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劉攽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爾迺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

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宋本七作十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廵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宏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寛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

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謫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晉灼

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師古曰陻塡也音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〇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

侵擾居人以自便也○劉攽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

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劉奉世曰興讀如軍興搖蕩百姓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宋祁云浙本注此心字下有也字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

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畧後三歲餘薨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

宅師古曰無宅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上賜

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劒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貤貤延也音弋豉反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它惡○宋祁云一本它作心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

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宋祁曰別本無謝字）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無柰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

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醫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

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師古曰故為不絜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絜矣此常袴溺瀝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宋祁云越本作期為不絜清以是得幸入卧内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也仁乃病免以

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劉攽曰予謂刑名者即并學兩家術耳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剸與專同又音之兖反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吏平審之○宋祁

云注文舊本畨作憣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説皆非也面謂偝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吕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禄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前漢書卷四十六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石奮傳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注云云○顧炎武曰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顔注未是

萬石君元朔五年卒○臣召南按前文云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為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君蓋一百歲建以哀毁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

九卿更進用事○臣召南按史記作兒寛等推文學至

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删去至字則九卿屬下句讀言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專倚丞相也

衛綰傳不孰何綰○按史記作不譙呵綰疑譙呵是誰何之譌

綰曰臣代戲車士○史記作臣從車士

直不疑傳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臣召南按史記不疑子相如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侯堅坐酎金免望堅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俱不云

名彭祖也

張歐傳張歐字叔注孟康曰歐音驅○按注音驅則各本作歐誤也又安邱侯說少子也史記作庻子也

前漢書卷四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文三王傳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

爲代王四年徙爲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其爲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

羽等爲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掠畧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宋祁曰當於言下添也字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爲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

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寛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趯（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趯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趯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儗於天子（師古曰儗比也音擬）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竒邪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且百萬者言凡百也○宋祁曰十萬

一作十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師古曰輿卽車也瓚說是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畧反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鬭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

以此事言於太后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内史安國師古曰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

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

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爲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飡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爲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而參徙爲代王復幷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劉攽曰如故爲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師古曰依山以爲關徙代王於清河是爲剛王幷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子私通○宋祁曰弟子字當作則及年立爲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

曰不則曰自来殺之壻怒曰爲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養也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頃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宫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李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絶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爲庶人從房陵與湯沐邑百户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絶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簒位國絶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

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

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共王師古曰共讀曰恭次子

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

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宋祁云越本十作七子平王襄嗣

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

○劉攽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傅與此不同宋祁曰垣表作桓邑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

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刦殺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絶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

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罍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罍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於太后太后多不順○宋祁曰景德本於作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

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爲笮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爲門扉所笮太后啼謼師古曰謼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宋祁云浙本犴反作犴友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劉攽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劉攽曰書史作吏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爲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

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極擊音一口反○宋祁云浙本注文極擊也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户或五百户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

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反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内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

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强劾立傅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傅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孟康曰衊音漫師古曰衊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耻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

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

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畢中世叔申由必有一誤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勑之言誖暴妄行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猶頻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讕誣諱也抵音丁禮反讕音來亶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

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劉攽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皐也令音零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宋祁云一本無實字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宋祁云注文浙本虎作豹檻

作柙景德本郭去虎字蓋以師古宜避唐諱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宫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眂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宫殿之裏毛氂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内師古曰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師古

曰貫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徼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以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

曰愛親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前漢書卷四十七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梁孝王武傳西至高陽注蘇林曰陳留北縣○臣召南按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酈食其傳云陳留高陽人又云諸將狥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即此高陽矣

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于帝○按褚先生具言其事見梁孝王世家後

北獵梁山○梁山史記作良山

太后𨒪說爲帝壹餐○史記作爲帝加壹餐

梁懷王揖傳揖○臣召南按梁懷王名史記表及世家作勝而孝文本紀作揖漢書賈誼傳作勝而紀及本傳作揖李奇謂懷王必有兩名理或然也

梁共王買傳十年薨○臣召南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是也七十字相似傳寫誤耳買以孝景後元年嗣以建元五年薨是七年也

梁平王襄傳睢陽人犴反○按此文則其人姓犴名反史記作類犴反則其人姓類犴漢書脫一字耳

梁餘尚有八城○臣召南按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以地理志証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

頃王無傷嗣○諸侯王表作貞王毋傷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宋祁曰愛字下當有之字句緩而順文帝初立聞河

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為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黄數用

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以為不當改制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于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音謫其下亦同意不自得及渡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

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譬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竢罪長沙師古曰竢古俟字俟待也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仄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沉汨音莫歷反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之道一曰極止也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虖音呼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師古曰鴟鵂鶹怪鳥也鴞惡聲之鳥也鴟音尺夷反鴞音于驕反鶹音休闒茸尊顯兮讒諛得

志師古曰闒茸下材不肖之人也闒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值謂隨夷溷兮應劭曰隨卞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謂跖蹻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蹻師古曰跖音之石反蹻音居略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劒因以冠名鈆刀為銛晉灼曰世俗謂利為銛徹師古曰音弋占反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斡棄周鼎師古曰斡轉也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師古曰甈音五列反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曰疲蹇跛也驥垂兩耳服

鹽車兮師古曰駕鹽車也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屨貴賤顛倒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誶曰李奇曰誶告也張晏曰誶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誶音碎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一國之人不知我也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抑鬱也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沕淵潛以自珍鄧展曰沕音昧張晏曰潛藏也偭蟂獺以隱處兮服虔曰蟂音梟應劭曰蟂獺水蟲害魚者也偭背也欲舍蟂獺從神龍遊也師古曰

偭音面夫豈從蝦與蛭螾服虔曰蛭水蟲螾今之蠸螾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螟獺況從蝦與蛭螾也師古曰蝦亦水蟲也音遐蛭音質螾字與蚓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蠸音丘謹反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騏驎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槃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讒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劉攽曰顏說全失但誼舉屈原事則可與已矣遂自敘其怨憤則太過矣許應元曰詳曰以下咎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弔之非誼自喻也顏說非是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傅不

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都邑蓋亦誼自寬廣之言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也見細德之險微兮遥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人險阸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宋祁曰浙本微作徵作微者非是上言微注言證意自相會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汙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横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螘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横鱣鯨于汙瀆必為螻螘所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鱏鱏亦大魚也音淫又音尋螻音樓謂螻蛄也

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

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音才臥反服似鴞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雉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宋祁曰注文鳥字下疑有如字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閼師古曰閼音一曷反○宋祁曰單音禪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斜日昳時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讀曰閑異物來崪私怪其故孟康曰崪音萃萃聚集也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讖音初禁反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

○宋祁曰子服姚本作于服服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斡音管斡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蘇林曰相傳與也師古曰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嬋耳蘇說是也沕穆亡間胡可勝言師古曰沕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沕音勿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

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于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宋祁云注姚本伏作被傅說胥靡廼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築于傅巖武丁以為巳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纆索也師古曰纆音墨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極止也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劉攽曰旱讀為悍猛疾也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于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

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音烏朗反圠音於黠反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烏猶何也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冶鑄為喻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宋祁云注文貴借姚本作貴惜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宋祁曰浙本徇作殉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瓚曰謂夸泰也莊

子曰權勢不充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怵之怵則音戌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說者欲改字為鉥蓋穿鑿耳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李奇曰僒音塊蘇林曰皆人肩傴僒爾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佖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窘因僒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僒字並音窘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真人恬漠獨與道息師古曰恬安也

漢静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絶聖弃智而亡其身也師古曰喪合韻音先郎反寥廓忽荒與道翺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休休息也澹虖若深淵之靚氾虖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靚與静同氾音敷劒反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師古曰蔕芥小鯁也蔕音丑芥反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

祭天地五畤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師古曰擬比也上比于天子擬音擬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略曰

臣竊惟事埶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于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以下並同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諂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宋祁云浙本燃作然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蹌蹌不安貌

也晉灼曰搶音傖吳人罵楚人曰傖傖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傖音仕庚反攘音汝庚反○傖攘宋祁云搶攘今越本搶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未知孰是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没為明神

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領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劉攽曰少知治體泛說爾何必誼自謂乎其具可素陳于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于險固諸侯强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師古曰鄭說是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

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于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虖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音丁禮反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宋祁云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孟康曰熭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熭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熭謂暴曬之也曬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令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剄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剄音工鼎反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狶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

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宋祁云浙本位字上有之字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雜也併音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埶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師古曰廑與僅同廑劣也言纔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師古曰惪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

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彊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共讀曰恭共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師古曰自以為于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戴之制○宋祁云注文姚本戴作葢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應劭曰圜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宋祁曰案功臣表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典客為御史大夫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師古

（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爲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旤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毫芒也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懈反）至於髖髀之所非

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髖音寬髀音陛又音必爾反）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役用之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

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埶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埶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内之埶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宋祁云舊本在作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

内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隅絶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于漢故云頗入也○宋祁云新本子所孫下有于彼二字注文令其隅絶浙本作令不隅絶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劉攽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令為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予十縣是為以數償之矣所字衍文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所云者明天子不利有其地也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背故天下咸知

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宋祁云新本開作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讀曰嚮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其稱誦聖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天下之埶方病大瘇如淳曰腫足曰瘇師古曰音止勇反一脛之大幾

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竝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音丑六反○宋祁云越本搐作畜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已語終辭為治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跌盭師古曰跌古蹠字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劉攽曰惠王下脫之子二字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

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偪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侮古侮字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讀曰恭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言如人反顧然倒縣如此莫之能解

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師古曰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服虔曰病躄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病痱風辟音壁痱音肥○宋祁曰浙本注病字下有也字痱下有體傷病也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浙本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皁桔皁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

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胄而睡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者誼自謂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衆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伏中行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令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緁著衣也師古曰緁音妾謂以偏諸緶著之也緶音步千反]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皁綈[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

妾緣其履師古曰孽庶賤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于進取行之

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肬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與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張晏曰誶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誶音碎○宋祁曰浙本箒作帚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飤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曰說音悅稽音工奚反○宋祁曰反脣一作反辱劉攽曰辱或作唇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于禽獸也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反○劉奉世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然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于禽獸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蹷音厥師古曰蹷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信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劉攽曰慮大率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户之簾師古曰剟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剟音輟搴兩廟之器如淳曰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搴拔也音騫又音蹇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不陰晦也剽劫也音頻妙反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發于下也幾音鉅依反賦六百餘萬錢

乘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吏反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宋祁云注文姚本特以作徒以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于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

箴所以諴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師古曰植建也僵偃也音疆不修則壞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也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以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

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冀次下亦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君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紼纚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師古曰廼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匍匐入井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

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

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師古曰耆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

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師古曰隃與踰同謂越制○宋祁曰注未當添也字）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于旌下）誹謗之木（師古曰識惡事者書之于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瞽史誦

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遥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與饋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樂志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並音律私反趨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趨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

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宦反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師古曰耆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宋祁曰浙本無者字為是不但成語亦與注會）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宋祁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

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辠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弃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

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宋祁曰浙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毆與驅同下類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

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

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

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于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靳反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蹵音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

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令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蘇林曰傌音罵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師古曰迫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于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

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宋祁曰苴當作子汝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係之也緤音先列反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戶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鄭氏曰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劉奉世曰釁謂以物塗之取以釁鼓故謂之釁爾訓熏與漆皆非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

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頓音鈍）䫉詬亡節（師古曰䫉詬謂無志分也䫉音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自喜也好音呼倒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也師古曰挺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師古曰此于人主為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羣下也（師古曰粹純也言其埶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

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于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兖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師古曰諱古呼字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氂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

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劒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盭古戾字音廬結反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捽音才兀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

自憙師古曰憙讀曰喜音許吏反憙好也好為志氣也○宋祁曰王仲弓謂憙字宜曰喜讀為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

死社稷之志比于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毁拔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猶彼人耳夫音扶亦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禦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于主上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

事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

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二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著音直畧反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

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于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蘄讀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于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師古曰畢猶盡○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其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師古曰悉盡也○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孟康曰列城縣城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郪潁川縣也郪音千移反著音直畧反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師古曰揵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

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劉奉世曰頤指兩事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熟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宋祁曰熟字舊本無灬後孰計亦無火當去四點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

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文帝于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

孰不知其辠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内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于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冉反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音武彼反○宋祁曰越本靡武皮反淮南雖小黥布常用之矣漢存特

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于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于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于兩柱之間（師古曰剸諸刺吳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為有兩名）誼自傷為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

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于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尹尹管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宋祁曰注文常義監本及新書皆云帝義也其術固

以疏矣誼亦夭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前漢書卷四十八

前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賈誼傳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按史記作世謂隨夷溷兮謂盜跖廉文選作謂隨夷為溷兮謂跖蹻為廉其他字句俱有同異今但據本書校正

誶曰○按史記作訊曰文選從之又如偭蟂獺史記作彌融爚遥增擊而去之史記作搖增翮文選作遥增

繳

服似鵩○臣召南按史記云楚人命鴞曰服是一物二

名漢書云似鵾則二物矣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按史記作單閼之歲兮以下凡

起句俱有兮字此班氏所刪也又按文選注文帝六

年歲在丁卯

是時匈奴强云云○臣召南按自此以下並漢書所詮

叙也史記賈生與屈原同傳于經國之才救時之論

槩未及録故特詳補之其治安策及上書並賈子新

書文删節以入傳

可為流涕者二〇王應麟曰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于傳而載之食貨志

可為長太息者六〇王應麟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氏取為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為太息而班氏取為太息之二諭教太子是為太息之三體貌大臣是為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

而載銅布篇于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注鄭氏臣瓚云云師古曰鄭說是也○臣召南按如鄭說則本文固字應倒在必字之下于義不順如瓚說則樹國固當一讀于義甚長師古取鄭說似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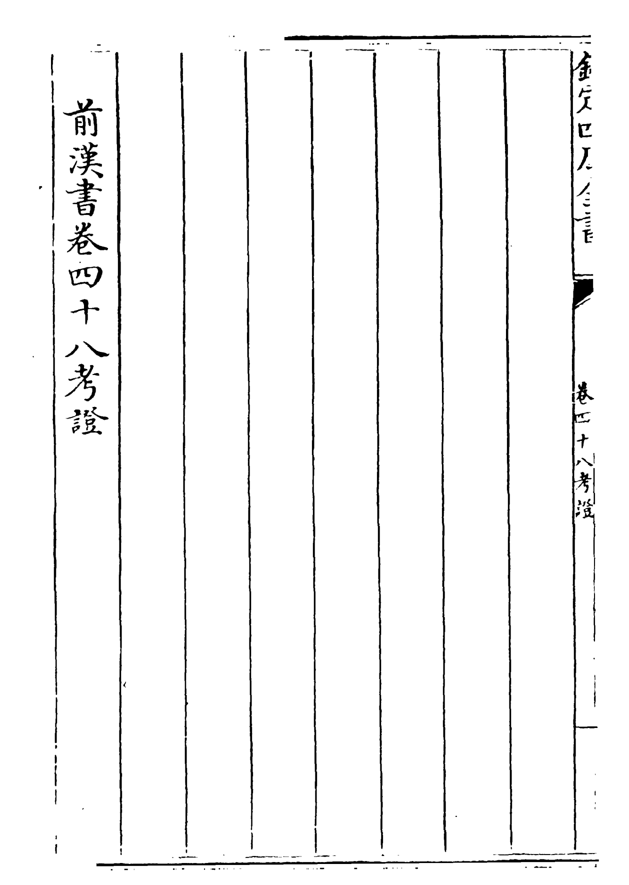
上數爽其憂○顧炎武曰謂秦之所憂在孤立而漢之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姓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臣召南按利幾事見高紀幾本楚將降而封于潁川疑懼遂反高帝擊破之

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真德秀曰此文下新書言三表五餌而史削之又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下新書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臣號為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而史削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注師古曰諸侯國皆

在關東云云○臣召南按諸侯並在關東固不必言此文謂雒陽上東門也考高紀帝雖自雒陽入都關中而六年封子肥齊王七年立子如意代王九年徙王趙十一年立子恒代王子恢梁王子友淮陽王帝實在雒陽行封册也惟立子長淮南王十二年立子建燕王則帝在長安耳賈生從其最多者言之雒陽亦有上東門與長安門同名以地勢言之燕趙代在雒陽東北齊梁在其東吳楚淮南則在其東南也



前漢書卷四十八考證